



2802
22-20



門 2802
卷 22-20

萬章章句上趙註云萬章者萬姓章名子學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類其篇也○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此篇之題以類於前篇矣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禪繼之道後

三章言聖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號乎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闕下謂之旻天號

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形甸虞書大禹謨篇曰

萬章問云云盧未人曰上是指言聖人之怨慕下是詳言怨慕之實而替之○圖解云旻貌宜之意秋天曰旻天氣肅而宜遠也○釋文云春為蒼天夏為旻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旻天仁覆闕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揚明云怨悲怨慕思慕

集註仁覆闕下云云蒙引

云旻闕也於天而求其闕下者必自覆幬上言之此解義之法也○又云仁覆闕下謂之旻天此不知何所本詳考之覆幬也闕闕

恤也謂仁以覆闕乎下也此以大之情言

萬章曰父母云云鄭申甫曰萬章分明是疑舜怨及孟子說出怨慕二字不解其旨遂以為實然長息問公明高意則以往田為盡子哉了更號泣旻天父母何也不知此便是慈然不是孝子之心○圖解云言親愛于子喜親而不忘其愛親不愛子即施以捶楚而子不怨其親是非爾所

云云圖解云是字指號泣句言舜之深心非常情可測也○揚明云孝子指舜說○文林貫旨云何哉是不知得罪之故○通義金氏曰慈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慈也蓋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田竭力以其子職足矣而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子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此慈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且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

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

自怨答其在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愛於我何如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此所謂慈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為心舉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為樂而惟以未得於父母之心為憂此所以號泣怨慕也○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夫自知不足則何敢若是慈也此段集註恐於辭意有所未盡試以自思之非惟而已矣何哉

文意不疑而前後章旨照應明白徐錯曰字畫無惑字子孟子本作為○東嘉史氏曰以小弁小人之詩章所謂親之過大而不知是愈疏也愈疏亦不孝也之意觀之則金氏釋慈字之義不為無徵姑備一說○

其供通說文設也廣韻奉也具也○吳省菴引躍云於我何哉正是思其不見愛之故而莫得其由也

音扶。慈。苦。八。反。共。乎。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

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慈之貌

新陳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慈然無愁也

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

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

云公明高南武城人

自責蒙引云本註自責字即怨也

帝使其子云云五月林翼

朱錄曰說者皆以此節為承上文言舜怨慕之實有來不是此是進一語謂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田之際哉帝使云云蓋雖至此等可樂之地宜若可以自適而亦未嘗不怨慕也

○通義吳氏程曰下章所稱臣庶即指此百官言之

○李貞菴達說云窮人則無妻子之可奉無入心之可依無富貴之可樂與上

正相反○黃葵峯曰窮人字自舜處富貴時而形容之也

史記云云微言徐微及曰呂氏春秋堯子有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夫堯子有十則九男事

之中無丹朱矣○通義金仁山曰二女長娥皇為舜妃次女英為舜夫人所謂舜二妃楚離所謂湘君湘夫人也○九男云云又金仁山曰九男路史曰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箕隨郇櫟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

帝使其子云云五月林翼

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半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

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於其外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滄水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益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

故觀入者於此為尤切○雙峰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須器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乏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通考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聞其餘不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又言一年所

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通考趙氏惠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都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是天下之士就之也昏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

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雲峰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遷則盡轉而付之

昏相視也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

天下之士云云蒙引云上
條帝使其子至如窮人無
歸是以其迹言此則以其
心言也舜之心以此數者
皆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故孟子推
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
意○圖解云悅即就字惟
悅故就也

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好妻皆
如字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

入以則云云圖解云此是孩提時慕父母是赤子之良心○微言士觀濤曰仕則慕君此不過功
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五十而慕即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衍明云不得君
句正形容其慕君之心也○圖解云太孝非常之孝勿掛舜終身不失以時之慕○文林貫旨云
終身是自以至於老○拙講
云凡人到五十以父妻子
事君俱已經歷過此時不
變終身可知未得乎親則
當怨已故言怨慕既得乎
親則無怨矣故只言慕親
集註艾美好也通義宣城
張氏曰註趙岐曰父幼好
也今按幼艾皆建信君謂
其乃年以美好之人而不
善於治國也○又金仁山
曰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
也如夜未艾謂少年方半
也戰國策高誘註幼艾象
女○圖史合攷云方言云
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
之俊或謂之艾○尚書中
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
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孫

心哉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
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
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
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
可以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太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惟聖人為能不失其
本心也釋終身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
慕父母

季胤示兒編云當通致載

籍文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又服官政曾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若艾而信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為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為此說陳晉之又改艾為女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必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細註從云云楚詞朱註云從從振之意正叶音征蒸息昆切香草名

集註熱中躁急云云袁了日熱中只是胸中鬱煩不敢自安之意不可言躁急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之孝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甫慈字之義人必

則慕父母以下申慕字之義

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從長劍兮揮幼艾蓀獨

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及至坐前有尺帛且冷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為王說之王有尺帛何不冷前耶中以為冠王曰耶中不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不為虞器先主不血食而王不以為工乃與幼艾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

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

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慶源輔氏曰心統

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雙峰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過人欲擴天理也

萬章問曰詩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君子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

萬章問曰詩云揚明云斯言指詩言舜宜能盡告娶之道對父母云云蒙引云弟欲殺之尚且不怨豈有仇怨父母之理以對父母本為見對於父母也○以對父母非子怨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仇怨耳○黃葵峯曰不告而娶不孝告則不得娶不慈吾寧不孝之居而不使親處不慈之情此舜之用心也

女官有曰字...

集註齊風南山第二章云
蕪麻加之何術從其畝娶
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止曷又鞠止○襄公之
妹文姜為魯桓公夫人襄
公通焉國人惡之而作此
詩舜父頑母嚚云云書經堯
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章圖曰瞽音銀口不道
忠信之言也

萬章曰舜之云云微言季
彭山曰帝之妻舜而不告
是諒舜之心與瞽瞍之勢
故為是委曲調停之意未
必以官府之法治之也○
告焉則不得妻口氣甚緊
言瞽瞍之不可告就是帝
堯亦曉得云○黃葵峯紀聞曰取妻如之何告則不得娶非必沮止之乃不得娶也聖賢事親至
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凡意念之微即承順不敢以違如大王欲傳季歷及昌迹未露有形象太
伯即順父母而逃當時瞽瞍雖進於義不至於忿然性頑嚚素惡太舜安保其心遂天日無痕耶

設若以娶告之雖帝堯之命不敢沮止然或其中心默有不悅意稍未然則舜定不得娶則廢太
倫反致其不悅是徒取戾于父母矣如此則不如不告之為愈此正聖人之制行不拘處
萬章曰父母云云圖史合攷云瞽瞍言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焦漪園云完廩一段不
論事之有無孟子謂假饒
有此聖人處之亦不過如
是而已○通義金山曰
完廩浚井集註以史記之
說為證今就本文言之自
是明白指階與出字相對
指如指館之指謂下階去
也完廩已下去而瞽瞍從
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故完廩浚
井隨即指出而瞽瞍不知
焚之掩之則無及矣蓋不
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今
河中府有舜井二井相通
謂是匿空旁出者此容有
之真宗皇帝名之曰孝感
泉云○微言曰問舜入井
以孔出李空同曰既入井

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
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銀音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
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對父母之言人之常情也為廢
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固非對父
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
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如字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
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
且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
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
治之必使之然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曰是
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
焉乃助語美字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指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弢朕二嫂使治朕棧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顧安所得孔哉曰若是舜何由出曰神爲之也漢高太風破圍宋康王泥馬渡河真天子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處不可知亦不可窮○圖史合攷云杜預曰魯國下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處也井曰舜井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

集註匿空旁出留青月札云今襄陽均州土陂窟子舖即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

張璠字也音圖云璠趙註作彫詩作敦並與淳同畫也音彫天子弓各倉廩圖史合攷云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

卷四書六全

曰鬱陶思君爾惓惓舜曰惟茲庶庶汝其于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惓女六反惓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捐去也上聲階梯也揜益也按史記曰使

舜上時掌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捍汗音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

孔音旁出匿空隱匿之孔穴也通考吳氏程曰捐舜既

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中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益益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樹尹反也戈戟也

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于櫓之屬禮圖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

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璠反聊弓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

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調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

鬱陶思之云云微言孫氏
奕曰鬱陶謂象思之甚而
氣不伸猶陶瓦處煙氣鬱
而不散也○孫奕曰鬱陶
猶陶瓦處煙氣鬱而不散
也

人情天理云云通義金氏
曰王文憲曰人情天理於
是為至此語最精切學者
所宜反覆深思不可草草
領畧過

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
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
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
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也但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
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
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
理於是為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
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

官事舜於畝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一嫂治
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
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
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
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
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
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
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
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
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格姦
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人欲而消之矣○西
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
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疑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
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

曰然則云云存疑云校人欺子產之事與象欺舜畧不同魚既烹而欺以逃無迹可見欺之誠是也欲殺兄而欺以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哉聖人之心只是重天親而忘私忿兄弟相見至情自動從前之事都弗計耳○圖解云誠字別看信喜一字連○周用齋主意云子產喜魚之得所者見魚不見烹也舜喜象之愛我者見弟不見殺也者

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峰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太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

曰然則舜為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彼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囿圍困而未紓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誰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

章圖云右第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善處人倫之變

萬章問曰象云云厥云放

字意亦重在親愛其弟上
不專并以封為放之疑云
萬章曰舜云云蒙九日殺
三苗厥鯀與書不同書鯀
三苗厥此解曰誅也書傳
曰厥則拘囚困苦之放窮
極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
也○宋太祖曰堯舜之世
四凶之罪止於投竈何近
代法網之密耶然則且誅
孟子之雄才所畧耶○楚
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
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
遺書云極死猶言貶死耳
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
非獨於鯀為然也以此証
之則鯀之極三苗之殺其
疑可斷○服書傳曰服其
刑之當罪也卽下文誅不仁也○怨深於怒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惡○袁了凡曰怨怒俱就
弟言弟嘗怒嘗怨而吾不藏不宿一毫不私善於胸中若仁人則天性一融本無怨怒何勞藏宿

萬章曰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
矣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
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愆
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
乏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此章總見聖人愛弟之仁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
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集註共工官名四書徵云

以薛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請誅庸回服
讒鬼慝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窳奇卽共工
也驩兜人名徵云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順窳不友
是為比周天下之民謂之
渾沌渾沌卽誰兜也
三苗國名徵云三苗國各
縉雲氏之後為諸侯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
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
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
民以比三凶謂之饑餓饑饉
饑餓卽三苗也負固不服章
圖云負固謂恃險為亂者

危極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音
流徙也共音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周相與
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極誅也鯀禹

孟子卷之九 萬章第九

也。蘇禹父名徵云。蘇字熙。顯項五代孫也。夏禹之父。仕堯封於崇。謂之崇伯。

幽州通義吳氏程曰。幽州書作洲。註謂水中可居處。○圖史合攷曰。爾雅云。燕曰幽州。○括地志云。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崇山又曰路史云。今

禮之慈利是也。有驩。其然。嶺外驩州。圖經以為其。所樂史亦記驩州。為所放處。三危又曰。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里。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地道記云。烏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羽山又曰。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或曰。今道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說者多云。嘗至其地。蓋寂寥絕遠之處。非放流不在此也。按古今地氣盛衰不同。又古者萬國各世其地。帝舜欲封其弟。無田。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州間固以封之。爾雅書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今舜陵固不在道州九疑也。又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於有庫之事歟。

敢問云云。雖然欲常云云。蒙引云。此又一轉語。言舜之封象。時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矣。然舜之意。猶有在也。○又云。見舜見象也。○以政接於有庫。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自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類。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見其源源而來也。○脈云。諸侯朝貢。天子有常期。天子接見諸侯。有常政。若必如列侯朝例。及期以政事來見。則疎矣。故云。不及那朝貢之期。不以那述職之政。而時時接見。有庫之君。此正欲常常而見。正源源而來之謂也。未見舜

父名方命。反。部部。族治水無功。新安倪氏曰。方命。地。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胸山。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顏師古註云。有庫。在零陵。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蓄其怨。雙峰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蓄之。

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取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

也。蘇禹父名徵云。蘇字熙。顯項五代孫也。夏禹之父。仕堯封於崇。謂之崇伯。

幽州通義吳氏程曰。幽州書作洲。註謂水中可居處。○圖史合攷曰。爾雅云。燕曰幽州。○括地志云。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崇山又曰。路史云。今禮之慈利是也。有驩。其然。嶺外驩州。圖經以為其。所樂史亦記驩州。為所放處。三危又曰。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里。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地道記云。烏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羽山又曰。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或曰。今道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說者多云。嘗至其地。蓋寂寥絕遠之處。非放流不在此也。按古今地氣盛衰不同。又古者萬國各世其地。帝舜欲封其弟。無田。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州間固以封之。爾雅書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今舜陵固不在道州九疑也。又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於有庫之事歟。

敢問云云。雖然欲常云云。蒙引云。此又一轉語。言舜之封象。時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矣。然舜之意。猶有在也。○又云。見舜見象也。○以政接於有庫。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自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類。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見其源源而來也。○脈云。諸侯朝貢。天子有常期。天子接見諸侯。有常政。若必如列侯朝例。及期以政事來見。則疎矣。故云。不及那朝貢之期。不以那述職之政。而時時接見。有庫之君。此正欲常常而見。正源源而來之謂也。未見舜

父名方命。反。部部。族治水無功。新安倪氏曰。方命。地。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胸山。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顏師古註云。有庫。在零陵。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蓄其怨。雙峰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蓄之。

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取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

且不敏以諸侯之例，繫待象，又豈忍以四罪之刑，繫處之。此節重不得有爲一句。○文林貫直云：這政字，卽待朝貢諸侯的政事。○熾犀云：此之謂也，指常常而見之。二句說。

章圖云：右第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善處人倫之變，惟其能盡處之之道，是以能全愛之之心。

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字觀之，知其爲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句，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宋子曰：封之有庠，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如

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主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爲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宋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顯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庠，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

咸丘蒙問曰云云蒙引云

自語云盛德之士至天下
殆哉皆咸丘蒙所引語所
謂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師諸侯北面而朝之說
蓋與子之之徒也燕魯實
反朝於子之事見綱目蓋
那說暴行二者相連有暴
行必有那說以倡之○蒙
引云齊東野人之語也此
一句只是斥其非君子之
言耳不必以為實然也○
圖解云齊國東鄙人無知
也○黃葵峯曰所謂齊東
野人者非定指為齊東野
人所造之語也只以其
無稽停理亦齊東野人之
語之類耳○祖洛圖史合攷
曰書疏云祖洛蓋祖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木葉落也○陽姓又曰疏鄭註云考成也言其
德行之成也此之言姬也姬于考故也○儀禮云圻內之民為天子服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
天無一日民云禮記坊記篇子云天無一日土無一王家無一王尊無一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存疑云言堯老而舜攝天子之事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也堯何由北面而朝之此固見其無
臣堯之事也引堯典以孔子之言斷無二天子則舜未嘗與堯並為天子也堯何由北面而朝之
又見其無臣堯之理也攷勳祖洛畿內百姓如喪考妣二年四海之民遏密八音則堯分明是個
天子在那裏死而天下為
之服三年喪也若舜既為
天子矣堯死而又率天下
諸侯為堯服三年喪豈不
是二天子蓋堯坐定是一
個了舜又是一個也豈有
是理則堯在時舜未嘗為
天子也堯何由北面而朝
之○蒙引咸丘蒙子孟云云人
物考曰咸丘蒙齊之隱士
學於孟子○圖史合攷云
疏按春秋威公七年有焚
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高
平鉅野縣南有成亭以此
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云
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
名者耶語者古語云云圖
解云語俗語非真古語○
黃葵峯紀聞曰此語云之

此章見聖人盡臣子之道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
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
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感懼感不自安也
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
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
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
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
見形旬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
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
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

黃葵峯紀聞曰此語云之

語與不識此語及齊東野人之語三語相兼語云一字自盛德之士至及皮土皆其語也註謂之古語者蓋從前有語相傳也言人倫云云蒙引曰言人倫則父子君臣皆人倫也人死則魂云云通義程氏復心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体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但足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

咸丘蒙曰舜云云蒙引云率土之濱率循也循環也循土之濱是環海之內也土之濱便是海矣○脉云非是之謂是字指于臣其父說此字指所祭之事

絲竹匏蒲交反 土草木

新安倪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篪也匏笙竽也土

項也革鼓也樂器之音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

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于天下也至于堯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吝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

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峰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

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三年

至于四海雖無服亦過密小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

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集註何為獨使云云通義
程氏復心曰無才者多逸
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
故也言凡為王臣皆當任
王事何獨以我為賢而勞
之乎予獨止之云云章圖
云一說詩傳曰無右臂貌
言無半身之遺也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木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
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予獨立之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
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
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

在於憂草而非真無遺民也

采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

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者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本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焉

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

孝子之至云云脉云孝子之至四句泛言為天子父四句方就辨言○蒙引云此引下武之詩以咏嘆其尊親養親之至也○文林貫旨云永是長念思是不忘的意思此之謂指尊養

之至言○揚明云此字指
尊養之至而可為天下法
○通義金氏曰此段言尊
親也○李衷一日為天子
父四句重由匹夫而得之
若武王之孝思維則乃繼
緒而有天下者故特借以
贊舜非泛引証之詞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

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

丘蒙之感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
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
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
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
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

書曰祗云云蒙引云引祗

載見瞽瞍一條又特証成
丘蒙所述父不得而子之
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祗
載句見瞽瞍與齊栗栗句
○夏九範曰據書所云若
此是可謂之父不得而子
乎乃是反語之辭所以深
斥其謬

集註與齊齊云云通義云
齊莊敬也栗戰栗也與齊
莊敬戰栗之容也

舜敬事瞽瞍云云又程氏復
心曰舜之敬畏小心而盡
於事親者如此瞽瞍頑愚
亦且言順之節孟子所謂
敬底深也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明人倫之定序

而朝之理乎○雙峰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
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與齊栗栗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與齊齊栗敬謹恐懼

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蔡氏曰敬

其子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

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

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古

子無臣父之理臣無君之義

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雲峰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之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云云杜靜臺筆

記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一章綱領下皆發明此句

此章見堯之權位出於公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然則舜云云微言徐若泉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孟子天與之說蓋有自來○蒙引云嘗觀之子嘗嘗受燕國於子之矣然非天之所與國終非其有也王莽嘗盜漢家之天下矣然非天之所與天下者終非其有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也非天與之乎故此章眼目全在一天字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章末引太誓一段

曰否天云云揚明云行於身事措於民○直解云身之所行曰做行見諸事為叫做事云云○蒙引云示字最好看天不言惟示以其意而已言則無所事乎示也正為不言故只示耳○又云勉之於身謂之行措諸躬行謂之事若以下文觀之如使之王祭而百神享之使之王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何處為行何處為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自其出乎身言行也自其加乎民言事也

文選曰事之六二

十七

以行與云云圖解云薦舉也王禪受說○知新日錄黃葵峯曰荐進也非如今之奏疏舉荐之也蓋天子所理之事皆天之事也進之使分在天事便是荐之於天也諸侯所理皆天子所命之事也大夫所理皆諸侯所命之事也進其人使分在天子諸侯所命之事便是荐之於天子諸侯也暴亦如今之榜論彰暴之也只是進之民上使治民事便是暴之也○荐之於天不徂使之王祭此舉其大者為言也使之王事正是暴之於民也

百敢問云云使之王祭存疑云使之王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辟后之事也使之王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實於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圖解云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於群神之類即荐之於天意也
七政以齊便見天神格山川以奠便見地祇順○通義許白雲曰凡祭有所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疹民無天折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舜相堯云云焦漪園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一節此又總舜之始終說見舜為天之所與不特一時然也○此天以氣數言上天以主宰之理言然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啓之神總來只是一天而已
天下諸侯云云揚明云朝覲人臣見君之通稱○蒙引云周禮特見曰覲○圖解云赴愬曰訟成刑曰獄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舉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反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太公至止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

亦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王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王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

○衍明云短聲曰詠長聲為歌○通義吳氏程曰位焉句下而字上恐有關文言下然之意○刻按而當讀作如古字通用與望道而未見之而同則不費辭而意自明白

集註南河云云圖史合攷曰裴翹云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

大誓曰天云云蒙引云再申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以結上文○文林貫育云太誓是周書篇名○又云此之謂指朝觀訟獄詎歌者言○揚明云此之謂指民心咸歸可以驗天與來

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天位禪受之意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
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

之所得為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未敢以己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容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大書作泰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欲乎治天

萬章問曰人云云脉云至

於字根堯舜傳賢盛德來
不言無是事不然則謂此
言非也○韓文十一對禹
問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
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
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
舜之利民也太禹之慮民
也深注樊曰大抵孟子之
說王天命而公以人事言
之爾其致一也○微言徐
微曰方山先生有言堯
舜之禪受堯舜之愛其子
也湯武之放伐湯武之舍
其身也後世有聖祖宗之
天下俛焉授不肖之子使
不旋踵而為天下大德若
秦政階文之類者可謂愛
其子哉○蘇頌濱曰聖人
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取為異也堯舜之傳賢不得已而然也便朱均僅曰天下而堯肯傳之
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
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豈為天下故也

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畏天之威
皆是此類此與命以福祚言者相貫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
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箕山陽城箕山云云直解
云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
名在今河南嵩山下○通
義金仁山曰漢志潁川郡
陽城縣有陽城山唐陽城
屬河南郡宋為登封縣歐
陽志謂陽城山即禹避舜
子處箕山亦在登封縣
啓禹之子人物備考帝啓
伯島之子也初伯島之治
水也委於塗山生啓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
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
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
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
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
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
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
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

丹朱之不肖云云人物備

考二十三三堯娶散宜氏

之女曰女皇生丹朱不肖

云云舜之子蒙引云按書

有云無若丹朱傲而無商

均之名而孟子只云舜之

子商軒亦只云舜之子恐

商均此史記耶○圖史合

攷曰路史云舜二妃娥皇

無子女營生義鈞及季釐

季釐封繹為桀所克義鈞

封於商是為商均是喜歌

舞益之相禹云云甲第云

益之相未入異舜禹之入

遠莫之為而云云揚明云

莫之為人莫能營度也天

以既定言莫之致入莫能

招揀也命以稟受言○文

林賈言云天以主宰之原

說命以稟受之初言○姚養菴曰為與致有分別為善致祥為惡致殃為得方可致得莫之到而

至至字即來字人莫之否到而自來者是之謂命天以主宰言命以氣數字奪言總之一天字

故曰其
心一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蓋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
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

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

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

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

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如君命如

命今君命人去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

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

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

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

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

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

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南軒張

氏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

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

集註益以理云云蒙引云

大註以理言之謂之天自

入言之謂之命如此解者

蓋為之者天也受之者人

也故以理言謂之天以入

言謂之命以為屬天以至

屬人

則是有所為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為不善以及於亂立則是自絕乎天以遏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非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日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日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宋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不知

匹夫而有云云蒙引云此條謂仲尼不有天下者孰非天乎故

註云子思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一段又不過申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只云兩條

金氏曰一條言與賢之例而舜禹之有天下者其常也仲尼之不有天下其變也一條言與子之例則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其常也桀紂之為天所廢則變也

繼世以有云云行明云繼世以有天下三句不是明啓有天下只是明益不有天下揚明云父子相傳曰繼世處是棄即奪其位

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人猶備考二十三云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曰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存疑云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當從程子蒙引說是○通義金仁山曰集註引趙氏程子二說未知孰是當從程子○微言程外山曰程氏謂湯崩時外丙左二歲仲壬方四歲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人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且仲壬為兄外丙為弟何以先弟而後言兄若謂古人以歲為年則卿人長於伯兄二歲子辛亦以歲言矣當從趙說為長○袁了凡說同于此○覺路張受先曰外丙二年諸家多宗趙說據書王但桐宮居憂又以為居湯之憂若外丙仲壬實立六年太甲安得居成湯之憂乎經傳無稽關疑可也○李衷一曰考帝

王歷年甲子相繼次第外丙仲壬並未嘗即位而孔安國即康節司馬溫公皆謂太甲繼湯且於之桐蓋籍天子諒闇三年之義荀丙壬共立六年矣豈得復藉諒闇三年之義於太甲乎必不然矣的依本註從程子之說為長但為太甲差長之說未是蓋太丁未立而死既有子便是嫡孫當立况外丙仲壬又甚幼乎故特舉而立之○脉云顛覆句輕重在海過一段典刑即仁義放之亦不是明言放逐但借諒陰廬墓為詞耳必于桐者欲其顧湯墓而興思也必三年者以有三年喪也然各已往艾是治方來仁義說得廣勿分存心處事下三年連下句讀云云○文林貫肯云三年是終諒陰之制○又云復歸自伊尹迎之說○左傳襄公二十六經云衛侯行復歸于衛杜預註復其位曰復歸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子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去聲 艾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

太子未立而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室長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衛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宋子曰仲尼不有天下益

鑑註湖湯墓四書徵云孔安國曰桐湯葬地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毫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又草也文章圖云師衛反刈除也

周公之云云存疑云成王之賢亦如啓太甲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

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孔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知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乏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名而得仁耳論者細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當釋兵之心而為舜禹蓋謀安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不屢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蓋謀安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可○揚明云義者無私而奉天以合宜○蒙引云一也謂均於聽天命也○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禪授也通義吳氏程曰禪授也或作受誤一說讓也諸韻並同○正義曰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

禪授也

通考湯氏登曰堯舜受禪之禪本音去聲魏晉以來始有禪學借音平聲傳禪字安如字不必點發作去聲其禪靜字却當點發作平聲則文順理順或禪或繼皆天命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天位繼禪不同之故

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

萬章問曰人云云蒙引云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興賢天與

之事○圖史合攷引西溪叢語曰伊尹負鼎放湯莊

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

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樓山志云故

而已矣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有忽白璧而樂番綸負五鼎而要御相楚辭天問云緣鶴飾玉后帝是享后帝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平聲

此章見聖人出處之正

下同

謂成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享鶴鳥之羹修王鼎以事于湯湯賢之遂以為相獨孟子以為不然也

集註有莘氏云云圖史令

攷云杜預曰莘魏地又云魏國今榮陽縣是也趙氏曰今同州邵陽縣○通義金仁山曰從嫁僕妾皆謂之滕左氏以滕秦穆姬是也湯娶有莘氏之女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此附會之說所由起也有莘氏字或作莘負鼎揚用修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未放言外如伊尹負鼎所以于湯謂尹有鼎鼎之才也猶書云牙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

按此亦一說蓋戰國時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戰國之時去聖人之世漸遠簡冊之書非國家不能傳誦者故一時好進于時之人倡為伊尹負鼎仲尼王直環之說以掩其枉身辱身之醜而濟其富貴利達之私故誣欺聖賢以自文此古今時俗之通患也

孟子曰否云云蒙引云否語辭小然則是明曰不是也否如書經都兪吁咈之類皆語辭也

樂堯舜之道鄭申甫曰伊尹賦政自樂時便有堯舜君民之志時時未遇耳一腔生意藏在胸中萬物一軀之仁俱包裹在一樂字內到湯三聘時樂根抽牙方見之言說出非其義云云徐岩泉曰道外無義義外無道尹樂堯舜之道之時其一以堯舜之道為重非其義也則非堯舜之道也故取予最嚴○文林貫旨云義以自然之宜言道以當然之理言○揚明云祿之猶言官之爵之之例○又云馬必用駟故云駟馬

集註莘國各通義吳氏程曰今汴梁路陳留縣金仁山曰地屬今與仁府

細註如康衢云云綱鑑大全五帝紀堯紀云帝遊于康衢四達曰衢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億兆願戴已與不願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

孟子曰否云云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以證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趙氏曰今同州邵陽縣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

而欣慕愛樂之也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臯之歌之類書如一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

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

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大各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

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齷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

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

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小識不知順帝之
則有老人含哺鼓腹繫壤
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力何有於我哉○舜臯之
歌詳見于益稷篇
雙峰饒云云講述曰饒氏
謂道是躰義是用未是

湯使人云云存疑云賢賢
自得則抱道自重謹於出
處不苟於從入之義○微
言夏九範曰賢賢於曰幡
然改日兩曰字皆推伊尹
之意而去非寔有是語○
揚明云是字指歐歎說

湯三使云云文林貫首云
三字見誠意○講述云幡
然改改其初之賢賢也○
存疑云三使往聘則尊德
樂道之誠可見矣此所以
幡然改也

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
駟何也宋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
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
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
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峰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
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且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
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
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
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
安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嘗處歎歎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賢賢無欲自得之貌
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
自得則舉天下之物果
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歎歎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
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朱子曰或謂饑食
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
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論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
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

天之生云云蒙引云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或兼堯舜君民說者來亦不必如此湊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何嘗要兼說君在

集註知謂識其云云袁了凡曰全註明白曰知由迷入悟曰覺覺是知之起頭處註以事屬知理屬覺大謬豈有理不明而可言知者亦為當然所以然之別○存疑云知字淺覺字深註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上達必由心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聲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

所有以予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程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徧全程子曰譬之入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太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思天下之云云揚明云就仕也說湯以言說論湯云

集註書曰昔先云云書經
說命下篇之詞也蔡註曰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
也保衡猶阿衡作與起也
捷于市耻之甚也不獲不
得其所也

吾未云云人云云蒙引云
聖人泛指○又云有四箇
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
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
以既仕於吾國者言莫旅
先儒并而為一說云云○
存疑云遠近以求仕而方
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
去就者言或遠或去就身
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
就初非徇利而汚已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主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

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

而巳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於枉已不可以為末甚

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遠謂隱遁與遜也

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歸

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慶源輔氏

集註要歸通義吳氏程曰
要歸上去聲言肯要歸越

臣聞云云脈云抱堯舜之
道便是要非謂其能致湯
求為要也

集註林氏曰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林氏所引
已為明白子貢借子禽來
之問以明夫子之求之
者乃盛德之所致蓋異於
人之所求孟子借萬章要
湯之說以明伊尹之所要
者乃樂堯舜之道所致蓋
異乎人之所謂要文公以
為林氏所引雖殊然前章
不得而子之說意已相類
蓋孟子因感丘蒙父不得
而子之說乃是亦又不得
蓋嘗觀反見化於其子爾
則所謂不得而子者異乎
北面有感之說矣

子貢言云見論語學而篇
伊訓曰天云云圖解云天誅奉天命以誅○又云朕我也尹自謂也○書經蔡氏註云鳴條夏所
宅也毫湯所宅也言造可以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脩則始於毫都也

割烹要湯則汙其身甚矣本既
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聘自來取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
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

意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
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
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
而子語脈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宮作鳴條牧宮桀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

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

則其伐夏也奉天誅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
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宥枉道自
正以要君心矣事苟理明
義正聖賢初無所揜覆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癩癩於齊主得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離於容反疽
七余反好去

集註孟子引云云蒙引云

証云孟子引此以証伐夏
救民之事也究其所以則
從自任天下之事上來
牧宮作鳴條云云通義吳氏
程曰牧宮桀宮也鳴條見
離婁下

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聖賢出處去就
之道

萬章問曰云云淺說云或
謂於衛主衛君近狎之人
為癩疽者於齊主齊君近
狎之人為得人瘠環者果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
好事者為此言是誣聖人
以便己私耳

編五云說苑孟子云孔子於衛主雍雖雍雖姓各也與雍疽聲相近趙岐誤註東坡曾考正之○陳眉公十集云孔子主雍疽趙岐以為雍疽之醫按說苑雍雖人姓名趙岐傳之誤○人物考云雍雖疽字前之說雍姓雅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侍人奄人章圖云奄與閹同於檢反亦平聲奄人守宮門者以無勢男子為之○圖史合攷曰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神閹魏之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隨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又置少監監丞瘡環瘡姓環名齊之寺人也為齊景公所近狎造言云云通義金仁山造言生事謂造為此言以自託且相扇干時皆進急為切利於衛云云微言王觀濤曰前有命瘡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以爵祿之得不得言進以禮審而後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音醫也新安倪氏
 曰周禮天官有侍人奄與閹同音掩人也瘡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自有命而王癰疽與侍人瘡環是無義無命也瘡如字又音孽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

進也退以義當退即退也當退不退是無義也不當得而得是無命纂註顏讎由衛云云人物考云顏讎繇一名顏濁鄒子路之妻之兄也○顏濁鄒事又見呂氏春秋彌子衛靈云云人物考曰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彌子事見韓非子說難篇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平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貧富而言餘三條則通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

孔子不悅云云脈云不悅

於魯衛是不悅於魯而適衛又不悅於衛而適宋是時孔子當厄可最重見得在衛猶平時也乃在陳當厄之際猶擇司城貞子之賢而王之司城宋之官也此時貞子為陳臣故孔子適陳王於其家說王下臣字見非癰疽寺人之倫只重貞子之賢不重陳侯之賢○文林貫自云不悅是不樂居其國○又云要是攔截意○又云微服是更換小衣恐人認得○衍明云微服過宋者為道愛身也齊變之權也○貫自云厄是難指相難欲殺言○鄧孺孝曰司城宋官此已在陳為王貞子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志其非癰疽寺人之倫集註相司馬宋云云通義金氏曰桓雅事註論語子罕篇司城貞子亦云云通義吳氏程曰宋避貳公諱改司空為司城樂氏世居是官號司城氏此殆司城氏之仕於衛者集註疑故為宋官而適陳不悅或自有其官

如青之司城履亦未可知也陳侯各周人物備考二十二云陳侯各周一各越懷公柳之子也虞舜之後姬姓侯爵云云○通義金氏曰陳侯周陳番公也一作惠公者非蓋懷公之弟濬公六年孔子至陳○見史記陳世家史記名越左傳各周

吾聞觀云云圖解云近臣在國中者之所為王為遠方來者之主也遠臣自外來者之所王主于近臣家也近臣賢則為賢者之主觀客可知主也遠臣賢則其所王者亦賢親主可知客也所為王即遠臣也所主即近臣也○蒙引云近臣為王者遠臣王於人者也○揚明云為王是為遠人之王所王是舍於近臣之家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交際之道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西平宋是時孔子當厄王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雙峰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禮有司馬司城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音也陳侯各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王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

去至陳王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陳侯各周臣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慶源輔氏曰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以孔子進禮還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厄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王觀遠臣以其所王若孔子王癰疽得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生者而其人可知呂氏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

吾聞觀云云圖解云近臣在國中者之所為王為遠方來者之主也遠臣自外來者之所王主于近臣家也近臣賢則為賢者之主觀客可知主也遠臣賢則其所王者亦賢親主可知客也所為王即遠臣也所主即近臣也○蒙引云近臣為王者遠臣王於人者也○揚明云為王是為遠人之王所王是舍於近臣之家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交際之道

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巳，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慊於禮義矣。不得矣，傷哉。安於命而巳，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萬章問曰：或云云揚明云：自鬻自賣身也。養牲者，畜牛羊之家。○蒙引云：人言其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五羊之皮賣身而得者也。為之食，牛為養牲者食，牛也。

集註：百里奚，虞公云云通義。金仁山曰：百里氏奚，名自虞適秦，於是秦有百里氏。百里奚，虞公云云存疑。曰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集註：虞虢云云圖史合攷。云：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云云。又云：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垂棘之地，章圖云垂棘，晉地。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之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

屈地所云云通義吳氏程曰屈今平陽路吉列卿寧縣卽其地官之奇圖史合攷云官之奇虞之大夫也

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皆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虢亡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諫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才車也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一月晉滅

知虞公之云云人物考曰虞公姬嬀虞仲之後也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卽虞仲嗣太伯於句吳大伯無子故弟仲嗣焉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於虞城以為虞仲後云云又云秦繆公名任好宜公子成公弟也○覺路陸寔府曰中原之國可有為者莫如晉晉虞仇也不可

以人可與晉敵者莫如秦故奚去虞入秦三置晉君乃是為虞報仇與子房始終為韓故事同○文選五十三李蕭遠運命論云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丘瓊山瓊類語曰孟子之論百里奚亦取節之意若以正言之亂邦不居奚既失之於先虞為父母之邦秦為西戎之國奚乃去此相彼亦非知尊攘之義安得為智孟子之辨蓋為君子出處辨也

號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號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醫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

金仁山曰古者民受田土受祿故士大夫去國失官即無祿而賢者去國又不屑於士祿則鄙賤之役亦或為之以自養也如百里奚食牛之事是也但謂之借此以要秦穆公則不可爾又按史記其言百里奚事始雖與孟子異其曰百里奚亡之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殺羊之皮贖之楚人與之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政號曰五殺大夫按如此則五羊之皮食牛之說異於或者所傳似為有理變莊子亦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五殺大夫亦秦人以此名之爾非穆公以為號也莊周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莊周好詆訾聖賢之徒尚有爵祿不入於心之說則百里奚蓋安於貧賤而不願乎其外者穆公自舉而相之爾王文憲曰言爵祿無心者無如莊周言去就有義無如孟子○蒙引云集註百里奚

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此三句是莊子全文亦可謂知百里奚矣矣此一句是說莊子知奚○又云魯公秉心塞淵而騷此三千文王視民如傷而應鹿攸伏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其理一也

章圖云右第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太賢出處去就之道

知食牛以于圭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

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功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

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

如百里奚為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

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

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晚牛而牛肥使

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莊子田

子方篇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飯猶食之也使

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

故足以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之大節故

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

益以其不正之心度得洛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

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

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

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

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

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

以五殺羊皮贖之號五殺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殺

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

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

記所傳仲相矛盾蓋得之姦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其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難，桓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革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入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一第二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証詳辯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封建井田二章。

此章見孔子與子墨子言。言取友之道。

萬章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萬章章句下解見前。

孟子曰：伯夷云云，衍明云：聲色，廣不止，女色，淫聲。○蔡虛齋云：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如奢靡，侈靡之物，亦惡色，又如云：惡聲，至必反之，豈亦皆指淫樂云云。○又云：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千百年，眼云：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儒者委靡不振，以守言，愚謂：頑，且頑，鈍無耻，正與廉反，儒則雖有耻而不能自立，微有淺深。

伊尹曰云云微言與無障
曰何事非君言一事是君
即使之為堯舜之君那處
君不可事非謂所事即君
也民亦然正見自任的意
思○脈云伊尹節首二句
是述其言治亦進二句是
承其言而著其事天之生
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思天
下四句又承其言而推其
心云云○存疑云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伊尹之言也
治亦進亂亦進則其所行
也天之生斯民至覺斯民
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
之意

柳下惠云云蒙引云依玉篇祖肉祖也統衣也統亡運切喪服所謂五世祖免祖註肉祖而著免
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楊祖也脫衣見軀也○裸正韻赤軀也○程祖也○
祖楊露臂也裸程露身也○又云按上篇爾為爾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於爾我方有着
落○王觀壽翼註云鄙寬
以量言薄敦以精言鄙則
是陋此對寬言故云狹陋
是不能容人之意○講述
云寬以量言敦以行言鄙
是福細與寬反薄是澆刻
與敦反○徐徹弦原旨云
夷惠獨言風者見伊尹動
業在一代孔子制作在六
經皆燦然可考若夷惠之
可自見者則惟流風餘韻
而已○茅鹿門曰夷惠言
風謂無迹可考惟有流風
餘韻而已若尹則功業在
一代孔則制作在六經可
見也

餘見前篇出公孫丑
上篇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
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竝見前篇

見形旬反下
文餘見竝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

與音
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
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問夷惠勝伊尹得些宋
子曰伊尹體用較全夷
惠高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新安陳氏曰凡言聞
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

孔子之云云去父母國云

云揚明云此孟子解遲遲之意○又云處是隱處○存疑云處仕是去○去○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仕止久速非孔子不能然非孟子不能知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孔子從心不踰矣瞻前忽後變化不測此心瑩淨絕無粘帶絕無痕迹合四句看方得聖心神易處

集註孔子去魯曾云云告子下篇云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膳肉說文云膳宗廟祭祀肉公羊傳膳曰飯熟曰膳孟子膳肉膳通
子孟子曰伯夷云云存疑曰聖是成德之號造其極而無勉強之謂之聖三子之清任和各造其極而無勉強故皆得為聖○微言徐岩泉曰清者無一毫點汚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然不是矯激和者無一毫立異有與世無待之意然非同流合汚在者其擔當宇宙原非勉強於一時功蓋均之能造其極者也三聖字最重○講述云清任和是孟子名之二子不自知其一於清任和也使自知之則已覺其行之偏而必求其全矣若曰孔子取而集之則三子不生于前孔子將何成乎必小然矣○薛文清直宜曰孟子說聖之時時字最妙元氣在天地間通于萬古只是箇時而已為春為夏為

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后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 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

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
記曰當其可之謂時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與者和之極勉而清

秋為冬循環無端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各一其妙也總不出太極孔子全氣所時處上古可也處中古可也處衰世可也其仕與久即春夏之息其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息而消止亦可仕速亦可久即息消而息推移變遷活動流轉如珠走盤上無止息不期而然莫知其然拙哉妙哉非子孟子大學力同于顏子卓爾之見矣說不出此語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朱子曰：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重於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和都是有病痛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

五就桀，孔子必不肯任地，只為他任得太過，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雖云祿之天下，繫馬千駒，弗顧弗受，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聖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

舊惡，桀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亦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著意。○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五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

孔子之謂云云揚明云是集古今帝王聖賢之大統領，天然而成聖。○蒙引云：金聲而玉振之，玉指磬，磬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存疑云：大成與小成相對，樂有八音，自為始終，大成之樂並奏八音，則金為始，玉為終。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鐘，鐘引，引他然後衆音隨之，而引是以一鐘而引，引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鐘擊一聲，持磬，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收，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引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鐘擊磬以收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

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註集衆音之云云蒙引

云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
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
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
石也如三子之所知所行
則在其一清一和一任之
內如孔子之所行則兼乎
三子之清和任也其說集
註已明備太全所引朱子
之說與此絕不同益前日
未定之說也蕭韶九成蒙
引云書傳蕭舞者所執之
物說文云樂名此蕭字與
吹蕭之蕭不同摩宜也如
云云春秋隱公二年胡氏
傳凡兵聲罪致討曰伐○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
有鐘鼓曰伐杜預註聲其
罪振河海云云中庸二十六
章文朱註振收也智者知
云云蒙引云智者知之所及
謂知之所到
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
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
知行之已成各自知與行
却是用二名自
○章圖云智是見得徹之
名聖是行得徹之號

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蕭韶九成是也

書益稷篇註蕭古文作蕭蕭韶蓋
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猶周禮所

謂九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

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

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

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

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

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渠勿

然也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鎮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
如墜直位反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
也越猶揚也訕然絕止之貌宋子曰金聲有洪殺始
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
扣之其聲訕然而止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

先擊罍鐘以宣其聲罍伯各
反鐘名俟其既闕苦穴
反而後擊

特磬以收其韻新安陳氏曰特專
也單擊磬曰特磬宣以始之收以終

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

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

風餘韻

罍鐘蒙引云罍大鐘也闕

終也收其韻又云聲與韻

不同韻者聲之餘故曰流

風餘韻

風餘韻

風餘韻

故兒寬云云漢書五十一

八兒寬傳云司馬相如有遺書請武帝封禪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對云此帝王之盛節也然亨薦之儀不着于經惟聖王所由制定當非羣臣之所能及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王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蔡虛齋云按寬此言只是避難獻媚之詞堯舜之智尚於二典三謨者詳矣寬安得為此言乎其曰天子建中和之極云云寬意亦非專主樂也其詞出於古者則專主樂朱子所謂疑古樂經之言是也其當時引用之意其鑿王護享之儀言而樂亦在其中矣若細求古語專主樂之意則所謂建中和之極者內必根於心氣之和而有以為五聲六律之主外心正其聲氣之元而有以致其盡善盡美之道此皆自天子之一身言之然後兼總樂中之衆條理而始之

以金終之玉也然兒寬雖知此言而其意則可識矣

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新安倪氏曰前漢兒寬與

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純舉亦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

此意也程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問

始終條理宋子曰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

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樂

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

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

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知得至到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其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益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

終始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唯天子

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所以成其章也。○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成極其至然後方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爲智聖也。○勉齋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闕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

智譬云云蒙引云此一條亦主孔子言○微言王觀濤曰由字舊作猶近作由此射彼之義○覺路牛春宇曰聖智非有先後如何分得始終始終云者自條理言也孟子又恐人泥始終爲先後故此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李衷一曰小有始那有終小有知那得成其聖巧力之譬正說智之所以能如平聖處聖智兼備而惟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爲聖之時者也○通義程氏復心曰譬之射焉均至於百步之外而有中不中者蓋巧者知得到則百發而百中力者行得到則至而未必中由是觀之學不難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集註巧力云云微言王陽明云巧力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丁譬如射一能步前一能遠前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皆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

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

此復反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乎時中也。○張子曰夷惠智不明於至善故偏入於清和然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智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如清和時任皆有之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

所長更足巧力分限有不
同處若識得聖智本體是
何物便自然了○姚元素
曰詎力有餘而巧不足有
餘只就一偏處見其充足
與夫子之力同若不非全
無巧只是無夫子之巧耳

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
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問
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
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
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
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
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
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
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
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
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
此否宋子曰甚好○問孟子既以智為始聖為終則
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
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為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
序讀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
所疑否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

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鰓亦將何所
到乎○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
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
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
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
聖之太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
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
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
○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
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
中而力有未完者歟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
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
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
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及見
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論大賢出處而斷以孔子之道

矣。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此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名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二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未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

北宮錡問云云記王制疏曰爵者盡也熊氏云爵者盡其才而用之故自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祿榮也故莫託可祿云祿之言榮也年榮豈後制祿豐○按神契曰祿者錄也自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以各錄謹以事上

孟子曰其詳云云其害已蒙引云方遜志周禮考次目錄序云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獨為諸侯之所制故周禮未歷秦人而先亡吏將侮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侮之

美註當時諸侯云云蒙引云集註當時諸侯兼非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己之所為兼非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己之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非則僭竊二者實相因輔氏謂兼非則國且大僭竊則祿且侈國與祿似未也祿字恐誤

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通考宋氏公遷曰此以德行造極言聖人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孟子之贊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合智聖而為聖子貢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而言故合智仁而為聖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非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文選負曰錡大

孟子

天子一位云云

字俱重見得有一定之分

截然而不可亂也五等專

就君言天子為天下之君

公侯伯子男為一國之君

六等兼君臣言君字兼天

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

兼王朝侯國天子圖史合

攷曰白虎通云天子者爵

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

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之

也故授神契曰天覆地載

謂之天子法乎極鈞命訣

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

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

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

王千里內也公又云所以

名之為公者何公者通公

正無私之意也正義曰爵

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

侯也所以守藩也正義曰

侯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

侯也又云伯者伯也正義

曰其德足以長入故曰子

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

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

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

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

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

輔氏曰兼井則其國且

季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二位中士二位下士

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曰位以爵定通考趙氏德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

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

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入者伯也其德足以養

入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入者男也

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

也知足以帥入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又云所以名人為侯者何侯者侯也侯逆順也孝經授神契曰侯

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又云伯者伯也正義曰其德足以長

入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

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義

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孽

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

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

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

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

孽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

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

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孽孽無也也正

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又云子者孽也

孽孽無也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三

子蔑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通考魯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各各不若字趙氏惠曰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

云男者任也要畧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為君也正義曰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入故

曰男也又云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正義曰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大夫又云大夫之為

言大扶進入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獨附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

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一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

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字著也正義曰知足以帥入者大夫也又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射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王制曰天子八十一元士正義曰才足以事大者士也

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六等通於國中各君臣而言是兼王朝與侯國言蒙引云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註云六等施

于國中蓋兼王制與侯國

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為

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

天子之制云云蒙引云地

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

也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

謂地方也○盧未人云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地方二

字不連讀方正也言四面

方正皆千里也云云○又

云庸字或訓城謂以城附

大國為屬國或訓功謂以

功附大國而天子或訓

常謂以附大國為常今多

主功說○通義吳氏程曰

伯以下不言方者蒙上文

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

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

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

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

上土也趙氏曰食采邑於

畿內祿之多少以

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土

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鄉祿

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定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

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天子之卿受地等可存疑

謂皆在王畿之內然論其

理只是律祿之數與

安有許多地耶卿曰視侯

不云公侯同祿故也○脉

云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

地也

大國地方云云知新日錄

黃葵峯曰天子之卿受地

視侯此節依鄭玄及王制

皆謂天子畿內封卿以百

里之國封大夫以七十里

之國封元士以五十里之

國如此則王臣之地母乃

大廣而所屬天子者能有

幾耶蓋受地者受采地而

食其所入即其祿也天子

二千畝如侯之祿也大夫

受地視伯者受一萬四千

畝如伯之祿也元士受地

視子男者受一萬六千畝

如子男之祿也下文公侯

伯子男所受之祿皆其自

得為私用者至于軍國之

需一應公用則仍有公家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

二千八百八

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

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

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

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

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

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

周禮

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

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

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

書胥徒民服徭役者通考

詹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

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

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按班

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

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

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地

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

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地

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

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地

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

賦稅在祿外也自得之祿
與公家之稅總在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內于而取

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田九千畝通十為成方
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一里太
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十萬畝終十為同方百里積
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
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太數也萬井之中
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
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
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
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由每井百畝計六
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
百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
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之三之二
二私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田
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之三之一君祿
賦田三萬二千畝太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
計九千六百畝太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

集註昏明法云云滕文公
上篇云殷人七十而助助
藉也集註云藉子夜反藉
借也士之無田云云目錄
黃葵峯曰下士一位則在
班爵之內則下士乃已仕
之臣矣而中士之祿倍於
下士則下士實受田百畝
者故中士倍之得二百畝
也今朱子註乃謂士之無
田者何耶須知士之無田
非指下士也蓋指宿衛公
宜之公族與夫國學之所
養樂師之所教等人蓋亦
府史胥徒之類未節申明
祿足耕只說庶人在官其
祿以是為差蓋初不辨著
下士可見下士已是有田
者而士之無田者非指下

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
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
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
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
供國家制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
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
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朱子曰府史胥徒
以周禮考之入數
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當疑周禮一書左是起草
未嘗得行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
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
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

士即是庶人在官之類也

次國地方云云蒙引云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用而言除起外八區

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足五分之二矣想後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左封得許多人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三天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二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二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人通考詹氏道傳曰民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為方一里者四千九

百為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一千四百七十七萬畝外實有為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為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三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千大夫祿者大夫之田八百畝三天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

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千一百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

百四十人。卿田二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宋子曰。君

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科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與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寔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寔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通考。詹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千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

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土者上土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土倍中土者中土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土倍下土者下土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土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一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一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賦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一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一人賦田一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為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

耕者之所獲云云脈云耕

者所獲之田每天都有百畝其在上中下等差者九有勸惰也庶人在官者役有大小而事有繁簡故其受祿亦有五等之差或與以食九人八人之祿或與以食七人六人之祿或與以食五人之祿即使其擇在官而為農其取食亦不適如此然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天下士者想下土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存疑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蓋糞所以多力力勤也集註一夫一婦云云蒙引云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佃治田也周禮王云因黃氏月抄曰集註謂與

一十萬二千八百三十
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中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力勤

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

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王制出於王莽家之刻歎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猶言齊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太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士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君十卿祿趙氏慮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

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與王制同也

程子曰孟子

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

撥拾於煨云云韻會昌韻
撥都活切說文拾取也增
勺揀也又拾也○字彙云
撥都奪切○章圖云煨鳥
同反說文益中火燼徐又
反火之餘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明成周爵祿高
下之制

萬章問曰云云脉云長以
齒言貴以衿言兄弟以勢
言狹字註訓極安有者其
心隱然於中恃者其心
顯然盛于外有特方爲狹
○微言徐微曰有而不
居之謂謙有而持之謂
秋無而不居道其寔耳非
謙也無而自大乃在安耳
非狹也○蒙引云挾兄弟
而友所謂席父兄之勢爲
羨官者是也○趙邨卿曰
不挾兄弟謂兄弟有富貴
者

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撥拾於煨身回燼徐天反

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音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

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問孟子與

宋子曰此也難考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

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是

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慶源輔氏

曰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

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

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爲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

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

歆以爲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

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爲正

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武成分上惟三證之周禮之

說恐不可信○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

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

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

章未曾得行○蔡九峰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

之書也竊意此說爲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

筆者歟補考宋氏公遷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

以班爵祿答非官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

其畧而不可言其詳也然非官錡但欲聞其制而已

故特誦其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

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

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文公君臣者即夫子告類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孟獻子百云云蒙引云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

樂正表牧云云逸志氏族畧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見人物考二十四○人物備考古今姓纂曰表牧仲本仇氏避難改焉姓死衛大夫食采於表氏今以為氏○通義吳氏程曰樂正牧姓也表與仲名也無獻子之云云知新

目錄云無獻子之家乃是獻子自無其家下句方說五人無獻子之家觀本文亦字可見○脉云無獻子之家還作五人輕勢重德視獻子之家若無者不犯當事而歎慕之是以獻子知五人非勢利中人故與之友也未○百反言以足上意正見獻子不挾貴處不重五人忘勢說

非惟百乘云云蒙引云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也顧敏王順又云顏氏黃帝後也上世小鄉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世仕魯為上卿有顏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五世為司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生回般友之曾孫與王順同師子思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大小之差耳
考宋氏公遷曰此自交友而言之不可有挾者交友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道之變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表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當事而歎慕之是以獻子知五人非勢利中人故與之友也未○百反言以足上意正見獻子不挾貴處不重五人忘勢說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莫結反張子曰獻子忘

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

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

賤矣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人事首於獻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矣其所貴之實而不足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師之矣

友之矣

集註惠公費云云人物備

考二十四云費公姬姓認公之孫卒父之後也本父為魯大夫城即居之因為費邑傳至意公惠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用王順長息為臣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之也惠公以小國之君而惟賢是與故孟子稱之云通義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不聞別有費國也而孟子稱小國之君魯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之後不聞其專魯者註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二言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非惟小國云云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晉平公名彪悼八子也云云○蒙引云蓋不字以下必子孟子論平公之辭也○通義仁山金氏曰晉平公晉侯彪也事見左傳國語能及亥唐亦可謂賢然貌

賢不能舉所以君子幾其失也○韓詩外傳云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至者蓋主君無游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至夕收吾可謂不好士乎蓋晉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待之毛腹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不為加下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翻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也造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蒙引云入云則入註庶言入公乃入不直進入也猶小命之坐不敢坐之意集註亥唐晉賢云云人物備考云高士傳云亥唐晉人也云云糲飯章圖云糲即葛反又音厲又音賴脫粟也

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王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之唐言公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云云蒙引云貳室
副官也非正官也○又云
迭爲賓王舜尚見帝帝館
勝于貳室則舜爲賓而堯
爲王亦樂舜則堯爲賓而
舜爲王故迭爲賓王也○
又云亦鄉食舜謂鄉食於舜也
故註云堯舍舜於副官而
就饗其食若曰就鄉食以食
則亦堯爲王矣蓋此食是
舜所設者可見迭爲賓王
之義○徐峯泉初問云迭
爲賓王不是堯爲王而舜
爲賓舜爲王而堯爲賓如
此則甥舅之禮亦甚憤矣
聖人未必顛倒人倫至此
也且不成入尊賢遠足以
君臣之禮更爲賓王之禮
堯不自居人君之尊意如
此左見堯之待舜甚尊甚親爲王公之尊賢也且與未句應與友德意切○通義金仁山曰上文
自大夫小國君大國君皆有友此又述天子之友以終之堯館甥而饗舜是不狹長以天子而友
匹夫是不狹貴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王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
貳室副官也帝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實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
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

用下敬上云云蒙引云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
○或就上面云五人於獻子亥唐之於平公等爲用下敬上率放矣論語顏淵篇云
以及輔仁謂王篇云枉曲也人倫之至離卷上篇云聖人人倫之至也子思子言必云云滕文公上
篇云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

章圖云右第三章都陽朱
此曰此章明交際之道

萬章問曰敢問云云關心云
此萬章有疑於子思子受觀
之非故問之○直解云交
際指諸侯與士交際也恭
是交際者一念之恭就賜
者之心言正與何心也相
應曰恭便是當受而不當
卻矣何章之未悟○微言
吳無障曰恭以致餽之人
言却之爲不恭泛就別人
說他如此以是爲不恭

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誦曲勿反以匹夫友天
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

稱之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

匹夫而不爲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易之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
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
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
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
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云云然厚云卻之
卻之述拒者堅確之詞○
揚明云尊者暗指諸侯賜
字當觀字看○通義吳氏
程曰卻與却同賜之卻之
下兩曰字猶謂也言以心
計而謂如此○直解云夫
以尊者之賜計其不義而
不受則是鄙其物而輕其
人傲慢莫大焉此所以卻
之為不恭也惟以此為不
恭故寧受之而不取卻以
卑承尊之禮宜然也知不
卻之為恭而交際之心益
可見矣○開心云以是為
不恭乃君子當尊者有賜
之時自家見得這為不恭
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何心也

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也衍文萬章疑交際之
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
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
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云云王道元素云請無以辭卻之一段曰字亦是心中自謂之詞言不以直辭明白顯
然卻之而心度其不義而托他辭委婉以卻之看來萬章始終以為當卻于聖子始終以為不當卻
也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脉云其取諸民捐受餽者自家心上度量說帝謂勿以直辭
明白顯然卻之惟以心度
其不義則委曲託為他辭
以卻之亦是得善卻意○
通義曰交以道謂來交我
之有道理也接以禮謂來
接我之有禮節也○申紹
芳順文捷解曰不可乎猶
不亦可乎復註間而云云
蒙引云間字若作去聲則
為推闡之意猶拒也
餽贖聞戒孟子公孫丑下
篇云行者必以贖辭曰餽
贖予何為不受當在辭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周其饑餓告子下篇孟子
曰所就三所去三云云其
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
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
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
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間去聲一作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
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如受陽貨云云。文公下篇曰：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登，得不見。萬章曰：今云云。文林貫音云：閱是昏而不知的意思。○甲第云：此不待殺而誅之法。殷受於夏，周受於殷，有不待於辭說者也。傳至今，其法為明。○李卓吾曰：殷受夏十四字，非衍。○也言三代一法，並無異說。至今猶為嚴憲如之，何其受之。

集註書閱作愍。書註云：愍，強言殺人而揚明云。既殺其人，又顛越其尸以取其貨，閱然蒙引云：閱然，愍然也。

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至於為於此，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諫，書作慫，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賢，無凡民二字，諫，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通考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詞。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以聽也。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

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烈趙

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入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及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設辭蓋陷於欲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通考石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殺入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

辭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

曰今之諸侯云揚明云猶禦指暴斂言○圖解云君子暗指孟子當時受諸侯賜取之者盜云云揚明云指定諸侯為盜者○又云充推滿也類謂不義之類盡謂極精微蓋以義極言之○蒙引云獵較庸俗之事孔子因為之况交以道接以禮而受之夫何不可之有哉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集註 獵較未詳云云蒙引
云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
獵相較禽畜獸以祭張氏
以為獵而較音所獲之多
少也依趙氏則較在方獵之
時依張氏則較在既獵之後
趙氏較音角角逐也張氏較
音教比較也○通義金仁山
曰較從趙氏說音角則義亦
為角矣從張氏則去聲二音
皆通蓋射獵之時爭逐禽
多寡以為勝負也

曰然則云云衍明云四方
之物就禮之四境言○蒙
引云一國有一國之四方
一邑有一邑之四方不可
混也○圖解云四方之食
是山澤異品所謂珍異之
類供簿正供簿書所正之
祭品○說云然則孔子
之仕也果不以行道為事
歟孟子曰事通也萬章曰
既以行道為事則獵較者
非道中之事也宜在所革
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為之
乎子罕曰孔子先以簿書
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
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
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
本正矣彼獵較雖多亦無
所用其弊將久而自廢矣

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
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
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
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
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
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
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

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
以為獵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慶源
曰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
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
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
欲一變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陵仲子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
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孔子所以暫同於俗而不違也萬章曰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為之耳既不得已何不遂去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去者蓋他有所為欲以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之是以未嘗終三年留于一國也

集註先以簿書云云圖解云簿書是載祭祀的物件祭器如簠簋豆之類正是開載合用祭器有定數不以四方云云蒙引云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只用獵較所得者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音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蒸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

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慶源輔氏曰以

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子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子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子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任有際可之任有公養之任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任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任也於衛孝公

養之任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

孔子有見云云淺說云大抵孔子之仕未嘗苟也有其道之可行而仕者云云

集註季桓子魯云云桓子

平子意如之子也

孝公春秋云云通義金仁
山曰衛孝公出公輒拒父
為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
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
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蓋
之以掩其非亦孔子久居
於陳至衛而輒修地以主
之禮以其公養之餽二年
而反晉傳說孔子久居衛
者非也史記陳世家可見
○圖解云孝公朱註春秋
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合考其世殊不必疑蓋必
出公股後衛人憫其尊祖
命避父爭之一段苦心而
追之皆孝也○焦漪園四
書講錄曰衛巷以孝公為
出公輒輒之拒父不孝已甚
衛人雖無知肯以孝諱不
孝乎方山子疑為公子郢○
陳抱沖曰郢未嘗君衛安得
稱公○人物備考云衛靈公
卒嫡孫輒立是為出公○子
蒯聵立是為莊公○註作疑
出公輒未可據於陵仲子既
見文公下篇

章圖云右第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前明辭受之義後明由處去就之義又曰疑義

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問孔子仕於

季桓子何也宋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

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

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

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

曰彼神尼之去而魯終不洽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

也失下機會不自做得成○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

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慶源輔氏曰或是字

公為孝公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

皆不可考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

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新安陳氏曰以此釋

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通考宋氏公遷曰禹稷顏子

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

子思居武城居衛孟子之視軾童以地位之尊卑言

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

仕以遇合之淺深言○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

此見聖賢處物之義如去聲者為於音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

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聲下同

此章當明若尊官而不行道者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聲下同

此章當明若尊官而不行道者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聲下同

此章當明若尊官而不行道者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聲下同

此章當明若尊官而不行道者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聲下同

集註家貧親老劉向說苑
三云子路曰負重涉遠不
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
祿而仕○又見家語親操
井臼東坡五遊武昌寒溪
西山寺詩云所須修竹林
深處安井臼証云井臼字
後漢馬行妻悍姪兒女自
操井臼

為貧者辭云云知新月錄
牛春字曰通章全以道之
不行為重仕以行道原非
為貧○有財乎為貧不得
也非行道之也則宜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取其
職之易稱而無行道之責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取其
道路之關○千百年眼焦
漪園曰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關者莫重于夜柝

集註柝夜云云圖史合攷
云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
之戒令糾禁夕鼓柝而比
之

孔子嘗云云圖解云會者
摠其數計者關其數當者
積筭無差數百牛羊苗云
蒙引云言牛羊肥壯而長
且益也長蓋謂生息滋繁
也○通義金氏曰苗是生
音壯是肥長是火○玉觀
壽翼註曰兩日字是孟子
度其意而言之見吾職不
過如此○蒙引云言牛羊
肥壯而長且益也長蓋謂
生意滋繁也○而已矣字
正見其賤之易稱也

仕本為去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
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倉刀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
及過壁上二句所以下文
不復
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之正故
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守官惡守官抱關擊柝惡守官
柝音託

所以禦暴而守關者莫重于夜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
可以苟祿新安陳氏曰甲官雖無行道
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 故惟抱關擊

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一字並去為所宜居也
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

然則是貪在慕祿而已矣南軒張氏曰既曰為貧則
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
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
也處尊富則當在行道之責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為反會工外反當都浪
反乘去聲前阻刮反長上聲

卷之六 五十五 二

集註委吏主委云云周禮

所謂委人也掌斂野之賦
○章圖云委所聚也積所
儲蓄也○通義金仁山曰
周禮遺人之職鄉里之委
積以恤民之讓肥門閭之
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
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
以待鬪旅縣都之委積以
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
役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路室有委委吏蓋掌其
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計
當而已矣乘田王苑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乘田牧人
之官掌養牛羊者以牛為
重故曰乘田以牛駕車耕
籍田也

位卑而言云云圖解云言

高謂謀出位之上○文林貫百云里是小言是議論高是大臣之事罪指越分者說立是位尊祿
多道是致君澤民之獻耻指素食說

集註所以必云云蒙引云

所以二字重○兩箇以字
指辭尊居卑者

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專言為貧而仕
之義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之吏也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註肥貌言以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

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宋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

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待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

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

位卑而言曰罪也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

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

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宋子曰前世

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

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

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

可不循分而徒取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

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

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味遲也

易曰良其輒言有序悔凶聖人之意可見矣○位卑

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勉守其職此為

萬章曰士云云圖解云士

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資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甲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稟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冥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恥自內生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許既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

曰餼餼稟稍食也○中庸大全曰周禮天宮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謂之寄公通義金仁山曰儀禮寄公者何失位之君也禮記郊特牲謂之寓公蓋諸侯為夷狄鄰國所賊則奉宗廟之主以寄於他國謂之寄公其出奔者亦名寄公云

細國宿陳澹曰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

萬章曰君云云存疑云餽與賜所以異者餽是餽送以物與人也賜是賞賜乃因人有功能而賞賜之○文林貫旨云珉是在野之民○微言陳定宇曰未仕為民化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士之自處當然也

喪大記君之喪未水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在而

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愛之乎曰愛之愛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民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之則周與恤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云云揚明云不
敢以職分言○微言云上
之不敢是以名分言而不
敢上同於君下之不敢是
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
臣然欲守士之分則一也
曰君餽云云微言云問子
思標使不受何以必於卒
也魚游園曰前此還望繆
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
聖賢發心不暴處標之只
明出在外非若今人之逐
去也○脈云卒之一字亦
見子思叢之不暴處標使
只是不納于內非逐去之
謂○揚明云不能養不指
無餽只就致其不悅說○
通義味都陽曰此章見聖
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盡
入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
賓師之道太也子思為入
方正而嚴毅上
可以見曾子之傳下可以
見子思子之所傳

曰周之則受賜則不受荷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
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
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
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集註鼎肉熟肉家引云鼎
肉熟肉也鼎非訓熟肉經
鼎則孰矣故云

繆公愧悟覺路衰了凡曰
自是毫無餽繆公愧或有
之悟猶未也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役
蓋自是毫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亟去聲下同標
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
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
反下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太馬畜
不次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
平聲者左傳昭公
下同者七年王臣
公公臣大夫士士臣
卑卑臣輿輿臣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人有十等也蓋繆公愧

曰敢問國云云豚云須知不以君命則簡常以君命則清故始而餽以粟餽以肉也以君命將之而表吾尊賢之誠其後粟繼之廩人肉繼之庖人不以君命將之而免賢者亟拜之勞云云○講述云繼粟繼肉似亦有常數然只喚做餽不喚做常祿故可受

集註煩狼貌章圖云狼鳥貽貌鄙瀆之意

堯之於云云揚明云上位查庸攝政文位○蒙引云按史記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舜居焉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驕貴事舜親族九男皆益篤○牛羊倉廩具備見其養賢之盛也○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章圖云右六章鄙陽朱氏曰此章明辭愛之義

悟自此不復冷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宋氏公遷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大抵子思為入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狼鳥海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萬章曰敢問云云徐倣紘
原貞云道章以禮義二字
作膏子○圖解云不見兼
未乃不亦見既召不往見
二意○又云在國居國中
也在野居郊外也○又云
市井市中之道四達如井
于井路輳集處為市以便
交易○古人陳百物于井
傍因震乃市易故曰市井
○後漢書循吏傳注云因
井為市故曰市井○史記
刺客傳云市井之人正義
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
賣因成市故云市井○圖
解云以德曰士以無位曰
庶人

所當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
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
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音木見
檀弓。相見以自通
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
同故不敢見也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
土莫非王臣同味仕之臣也傳質為
臣乃已仕
之臣也。

萬章云云曰往役云云淺說云孟子曰士即庶人也但曰庶人則為君所屬其往役者安其分也
義之當然也但曰士則當為君所敬其往見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
且君之欲云云圖解云因章言君欲見庶人故反詰以君欲見之故○脈云自胸中蘊蓄之富曰多問
自此作用去輔世長民曰
賢不可分作兩樣人○蒙
引云為其多聞也以所知
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
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以德
兼多聞與賢言○繆公詞
騙故子思之答其詞抗○
通義金氏曰賢通大小而
言多聞則又以足應學者
無窮之求故曰師此章初
言不可召中言非其召未
言以官召古之人有云云
揚明云見古人之言與尋
常人不同○又云事是師
而尊之之字指士言○提
解云君子士當以師禮事
之云乎豈但如君曰友之
云乎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
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庶
人則當服君之
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
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以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豈見於子思曰卓
乘之國以友士何知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齊景公云云圖解云孔子
贊美虞人言志士拚了死
不顧利害雖在溝壑此志
不忘勇士雖到喪其首此
勇不忘何為取他志士勇
士不過取他非招不往以
明賢決不可召耳

云乎豈曰冬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自以益則子
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
以與我友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
與為並去聲取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宋子曰賢與多

問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集註說見前篇滕文公下
篇

曰敢問招云云脈云皮冠
是虞人本等服色旌帛也
象虞人之質素旂有蛟龍
象士之變化旌有華采象大
夫之文明此節士家與下
士之招俱指已仕者說○
微言哀了凡日旃本無又
象虞人之質素旂有華采
象大夫之文明旂畫交龍
象士之變化招之各有義
在通帛云云蒙引云
蓋帛色純赤通帛謂無他
飾也

說見形旬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旌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
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形旬春秋傳去聲○左傳傳

月齊侯田于泚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
曰也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臣不見皮冠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
故不敢進乃舍之

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新安倪氏曰

赤從周正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新安倪氏曰畫析
色無飾龍於其上

厲千蒙引云旌干之干與竿同見正韻

以大夫之云云鄒嶧山折衷云此就虞人之事而推言之蓋以非分之招不致往見非禮之招不可往也欲見賢人云云脈云不以其道即不賢人之招招召見言召見則非禮義守禮義者決不入故曰猶閉之門下義路四句皆從此二句生猶欲其人其字指君子看就御事言曰義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就檢身言曰禮禮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王出處然由處充其大者君子一行一止準於義而行由是路也下進一退觀於禮而動出入是門也惟字當玩見象人不能由不能由人意云云○存疑云義以事理之宜言故曰路路者人所由也禮以天理之節文言故曰門門者人之出入也義與禮何分別此理為人所道行是義行也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來察者隨覺明自

○揚明云義者裁制之宜可為率履之準故曰路禮者防閑之範可限踰越之私故曰門○蒙引云周道如底按大東詩小註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傳以為東方之賦彼莫不由是而西輪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亦含此意耶○依詩傳則君子小人以征言○詩云周道如底決然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縱然詩經本意不知此字與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故集註義曰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可無疑也萬章曰孔子云云章圖輔氏曰謂如為魯司寇時魯公以司寇召之故不俟駕而行以敬君之命而不取慢也○通義許白雲曰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篇前五章言舜六章言大禹

羽而注於旌干之首曰旌

新安倪氏曰通帛為旌交龍為旒析羽為旌見周禮

司常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音石也言其平也矢

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往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往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慶源輔氏曰以敬君之命而不敢慢也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未夫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為貧而仕又言孔子六章論君餽與此章論見諸侯而又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躡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集註易地皆云云離婁下篇云禹稷禱于易地則皆然陳代公孫云云出滕文公下篇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殺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薛餽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力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

孟子謂云云蒙引云蓋一鄉中上之善者或善於才或善於行或有孝之善或有弟之善或長於文學或長於政事此謂人各有所長謂之善士可也謂之一鄉之善士不可也吾惟有其人之才又有其人之行

如孝如弟如政事如文學之類吾兼而有之則聲應氣求彼此相益必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不然無地以納之也○揚明云斯字當卽字言一鄉中有善士我卽友一鄉之善士

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善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益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卽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

凡曰註己之善蓋于一鄉蓋字有病至於一國云云微言夏九範曰進而一國

蓋字有病至於一國云云微言夏九範曰進而一國

進而天下以地位漸高言
非以人數漸衆言

以文天下云云微言哀了
凡曰誦詩讀書皆是尚論
中事然由誦讀而落神冥

會直與古人覲面於曠世
之前不徒論其詩書已也
○知新日錄姚承菴曰詩

書不必出自其人者凡歌
咏紀載其事者皆是四其
字一樣○圖解云知人是

知其人之精神心術大源
頭處論世在詩書上論於
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

如欲知禹稷爲人就平世
上論欲知顏子爲人就亂
世上論也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取友之廣狹而見入心之章下

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
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
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定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

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
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

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
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
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雙峰德

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
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

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之
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

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
於千百世之下矣止爲一世之士而已我○雲峯胡

氏曰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
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

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
之人易涉於遠邈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齊宣王門云云微言徐做

茲日二卿皆重在反覆字
必真有一念忠君愛國之

心昭昭乎可以信於天下
而通於神明至於反覆之

而不聽乃可以易位可以
云也若其心未極於誠而

諫未極其懇素行未乎而
人心未信乃區區放言論

以塞責其誰與之○千百
年眼陳慧生日反覆之三

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
以扶持懇懇惻惻直到無

可用情處然後可以議易
位議去不則猶未可也○

蒙引云孟子當時爲卿於
齊齊王此問蓋亦有爲而

發云云○存疑云曰易位
曰去都是就遭變上說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三十一

就義理之所極言也貴戚之卿就易位上說故不言小過則諫不待言也反覆字當玩味未至於反覆姑一言以塞責而遽疑在篡逆之道也

王勃然云云千百年服焉猶龍口勃然變色其已甚之意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劾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貴戚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

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

王色定云云姚鼐卷疑問曰君與卿原有一脉倚比之義故君有過皆當諫諫皆當反覆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艱難側側直到無可用情處方見及復有一毫自欺之心是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遂易位遂去觀微箕比于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便是樣了

集註霍光云云霍光傳漢書列傳二十八有之○尹起莘曰以光之忠赤故武帝奉奉於託狐觀其擁昭立宜則光之太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為人卒然立之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

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論大臣事君而見親疎之義

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果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前漢

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也節位行淫亂光憂滿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直如是爾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

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心而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子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南軒張氏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

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肸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脫卒穀梁傳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一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終

細註張華云云蒙引云按細目趙王倫之變既廢賈后矣執張華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張臣邪林稱詔誥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草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征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閻續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遂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